

第三章 舊禮儀派文學與作家諾索夫

舊禮儀派不僅在信仰上捍衛了古老的東正教，也留下許多精神的文學遺產，豐富了俄國的文化。舊禮儀派文學發展了三百多年，而內容也是包羅萬象，無法在有限篇幅中詳盡說明。因此本章第一節僅能簡要介紹舊禮儀派文學的面貌，其起源、意義、解讀方式、作品類型、特色與研究狀況。由於《異象》在作品的形式上是屬於異象式體裁(жанр видения)，而這類作品也常見於舊禮儀派作家筆下，來增加宗教教諭的效果，因此本章第二節簡要說明異象式體裁的演變及結構。第三節部分對本論文主要研究對象，《異象》的作者，諾索夫之生平及其作品作一概述，並根據異象式體裁對作品《異象》結構作分析。

第一節 舊禮儀派文學的面貌

一、舊禮儀派文學的起源、意義、解讀與作品類型

幾乎所有的舊禮儀派文學研究者都注意到了這類文學與古俄時期的文化傳統有關連，雖然舊禮儀派文學從十七世紀後半至今，因著宗教改革而出現，但它卻與古俄文學有很深遠的淵源關係。學者大多將目光集中在文學或文化上的過渡性(переходность)，因為舊禮儀派文學，儘管社會歷史條件已經不同於古俄時期，但它繼承了古俄文學的傳統，並且在這傳統的框架下發展與維持。什麼是在舊禮儀派文學中保留下來的古俄文學的主導思想呢？學者芭赫金娜(Бахтина О.Н.)認為這主導思想是基督信仰的世界觀，正是這樣的世界觀賦予了古俄文學，乃至舊禮儀派文學重要的意義與價值¹：(一)因為古俄文學和舊禮儀派文學是一精神文學，它帶給俄國人(有基督信仰的人)靈魂拯救與永恆生命的思想。藉著象徵文字的表達，讓人們去認識世界與認識這世界的「創造者」與「超越者」²；(二)當被

¹Бахтина О.Н., “Традиции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ой книжности,” Шиндина Б.А. (Сост. и ред.) *Куль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Руси в традициях Урало-Сибирского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а: Материалы Всерос. науч. конф.*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овосиб. гос. консерватория им. М.И. Глинки.1999. с.147-148.

²從基督信仰(東正教)的世界觀來看，擺在人面前的是一個複雜的象徵系統，透過這

造者承蒙「超越者」的啟示後，便是在生活中回應這個神聖的光照。因此藉著回應，大部分的古俄文學以及舊禮儀派文學是為了基督教的信仰而寫成，不僅在其中發展了基督教的教義，也在信徒間構成了基督信仰應具有的思考與行為的典型，藉此鞏固信仰。³

（一）認識「超越者」的象徵文學

舊禮儀派信徒既然來自於東正教信仰的範圍，在對世界的理解與認識「超越者」上也是承繼了東正教信仰所引用之神學家托名狄奧尼修斯(Псевдо-Дионисий Ареопагит)的神秘神學的思想。托名狄奧尼修斯認為我們要對上帝有任何言說時，應當遵循聖經的指示：「我們不當用人智慧的似是而非的言論，而應當用『聖靈和大能』對聖經著述者的明證來認識這位超越者。」⁴雖然許多聖經的作者告訴我們，上帝不僅是無法看見和難以理解的，而且難尋難測，任何人都找不著途徑以進入這無限者的隱密深處。然而從另一方面說，這絕對聖善亦非完全不能為萬物所知曉。祂自身充滿盈地放射出一道堅定而超越的光芒，按比例地啟示各種存在。正是這充滿大能的光芒，使我們能以超乎言語與知識之上的方式達至一種合一，趨近於這聖善。這種合一是我們靠自己的言語、智力或任何作為所達至的一切東西都無法比擬。因此，不論是聖經的著述者，或是古俄文學、舊禮儀派文學的作者，當他們要言說上帝時，是神聖心靈受了吸引，進入所容許的境地來對上帝觀照，分享神性，以及與神相像。作家不會冒險嘗試那對上帝不可能的斗膽窺視，因為這超出了人應得的份額之上。他們不會在聖經已經神聖地啟示的信息之外，冀求有關那「超越存在之上」的神聖性的詞語和概念，而是在朝著照亮他們的光芒所指引的方向前行，認識那位「超越者」。⁵

些象徵，我們可以知道上帝對人的啟示。上帝關切人們的得救，祂早已透過象徵，按造個人的能力大小啟示給每個人的心靈。也就是說，象徵一方面開顯了真理，一方面隱蔽了真理，有待心靈的眼睛去看到祂的美善。可對照萬有在神論(panentheism)，主張神的超越性滲透萬物，神的臨在性又使萬物俱居於神之中。參閱輔仁神學編譯會編，《神學辭典》。台北：光啟，1996年6月，頁825。

³Бахтина О.Н.,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традици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слова*. с.8

⁴包利民譯，(托名)狄奧尼修斯著，《神秘神學》。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6年，頁2。

⁵同上註，頁2-4。

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那「道成肉身」的基督。關於這點若望（約翰）福音清楚提到，天主（神）是如何藉由聖言（Слово），也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來啟示自身：「在起初，已有聖言，聖言與天主同在，聖言就是天主。聖言在起初就與天主同在。萬物是藉著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沒有一樣不是由他造成的。在他內有生命，這生命是人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決不能勝過他。……那普照每人的真光，正在進入這世界；他已在世界上，世界原是藉著他造成的；但世界卻不認識他。……於是，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我們看見了他的光榮，正如父獨生者的光榮，……從他的滿盈中，我們都領受了恩寵……」⁶聖言是什麼？起初無人知曉。但是聖言成了肉身，取了人的形體，居住在我們的中間，為叫我們認得。因此，耶穌基督成了最大的象徵，在人前彰顯了聖善，也成了最大的啟示，再也無任何啟示大過他。因為耶穌說：「我是真理、道路、及生命，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裡去。」⁷這猶如具體的聖像畫使我們易於親近與感受，而貫穿其中象徵意涵才是帶領我們認識那先驗的上帝，避免只是流於偶像崇拜。古俄文學和舊禮儀派文學便以這種取了象徵的文字，來認識世界，也認識世界之源。許多的研究者也認為，象徵是一個結構（структура），指向了那並非屬於它的意思，在唯一中展現了一般，在有限中展現了無限，在地上的揭露了在天上的。⁸又如神學家什梅曼（Шмеман）所言：「象徵參與了精神的實在，而且能夠以及被認為是體現了這個精神實在。」⁹因此，承繼古俄基督信仰傳統的舊禮儀派文學對聖言與文章的看法是不同於世俗的，文字不單單是傳遞的工具，不僅僅是物質性，更重要的是，它那有存在性與創造性的象徵，讓我們認識這世界，更認識超越者，進入彼岸世界；連帶地對文字或是書籍的重視，也成了舊禮儀派的傳統。¹⁰

⁶天主教思高本聖經，若望福音第一章，1-16節。

⁷天主教思高本聖經，若望福音第十四章，6節。

⁸Бахтина О.Н., “Традиции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ой книжности,” с.155

⁹Шмеман А., *Таинства Царства*. Цит. по кн.: Топоров В.Н. *Святость и святые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Т.1., Москва, 1995, с.63

¹⁰就如同諾索夫在 代序 中，雖然早年對舊文化忽視，但是那被輕率看待的書籍，他卻沒有丟棄，因為裡頭有不可辯駁的真理。

(二) 回應神聖光照的信仰文學

根據文學理論，文學作品反映出作家對世界的理解的一項藝術。但對古俄文學或是舊禮儀派作家而言，他們所反映的是東正教道德哲學(нравствен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的世界觀下，與超越者交往溝通的歷程。俄羅斯東正教的道德哲學是不同於西方理性至尊下所形成的經院哲學，因為經院哲學下的上帝，是思辯的上帝，不是與人同在的上帝，無法成為人類生命的光。相反的，俄羅斯的道德哲學是一種動態的行為哲學，除了追尋超越者、認識這世界，更要求將這道德哲學，在生活中時時刻刻實踐。因此，俄國哲學家巴赫金(Бахтин М.М.)相信：對人而言，最重要不是外在冰冷冷的道德要求，而是內心向這道德要求的決定。¹¹這個道德要求，即是來自生命且生活著的「超越者」、「至高者」，對古俄文學或是舊禮儀派作家而言，是希望作家面對自己的靈魂時，要勇敢的承擔責任。此外，巴赫金更對這樣的道德存在作此說明：

「存在是『個體性』(личность)的行為，或者更正確的是指個體內在的道德動機，也就是他的責任(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而這『個體性』，正是處在基督信仰感受世界的中心(центр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мироощущения)。因此，在基督信仰中，每一個人人都與上帝建立私人的相互關係，對他自己的靈魂帶有責任。」¹²

如此一來，雖然有地上人間的生命與天上永恆啟示的差別，但兩者之間並非斷然隔絕的，上帝會開啟這場對談，也就是說，上帝總是出現並參與在人們的生命中。人猶如一個精神的宮殿以感受上帝，透過伴隨良心譴責的悔改，告解與補贖，個體存在的至高意義便在人的靈魂與對話的「聖言」中開顯。¹³因為上帝召喚迷失者，給予迷失者重新站立的力量，祂要再次拭淨迷失者心中蛻化毀壞的上帝形象，祂是在瀆聖浪頭中，顛簸的迷失者能求助的神聖穩定點。舊禮儀派文學就是遵循了這樣的世界觀，不論

¹¹Бахтина О.Н.,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традици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слова*. с.12

¹²Там же. с.12-13

¹³Там же. с.14

是阿瓦庫姆或是諾索夫，都以自我告白的方式，呈現自己與上帝所作的對話，留下了許多的人們重要精神食糧，為使人們不再迷失方向，也擔負起個人靈魂應有的責任。

（三）舊禮儀派文學的解讀

既然舊禮儀派文學是帶有基督信仰的道德哲學的呈現，以及與神對話下的產物，那麼與一般的文藝作品的賞析就大相逕庭，其重點是在信仰的宣告與教誨的宗教性意義。那麼去揭發舊禮儀派文學的價值，除了去瞭解貫穿作品當中之基督信仰的生活精神，更需要讀者的參與、體驗與回應。巴赫金在《論行為哲學》中，所提及的審美活動行為（作家創作與讀者解讀）的建構（архитектоника）¹⁴：

「行為（審美活動）實際發生和實現的世界，是人們具體體驗的一個完整而又獨特的世界；是可以看、可以聽、可以觸摸、可以思考，整個貫穿著情感意志的語調。這語調是體現著被承認了的價值（對舊禮儀派作家而言，這情感意志的語調正是東正教的道德哲學）。承認個體的唯一參與性（強調個體的單獨性），承認個體存在，而不是一種缺乏自身參與的理論形上價值的評價，這使行為實現獲得一種保證，即保證這個審美活動進行的世界，有完整的唯一性；但不是內容涵義的唯一性，而是情感意志的唯一性，是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唯一性。這種得到確認的參與性，創造出具體的應分（долженствование）¹⁵因素，就是參與者應該實現全部的唯一性；這是在一切方面都無可替代的存在唯一性，對這一存在的任何因素，個體都應實現自己的唯一性；而這意味著參與性將個體的每一表現：感情、願望、心情、思想，都變成了個體的能力而負責的行為。」¹⁶

¹⁴這是巴赫金哲學美學的關鍵術語，指人通過認識、審美等活動行為在意識中建立起經驗感受的世界。

¹⁵這是在完整又唯一的行為，或是審美活動的實現中所應抱有的應當、應該的態度和負有責任與義務。

¹⁶巴赫金著，《論行為哲學》，《巴赫金全集：第一卷》，頁 56-57。

巴赫金強調，審美活動得到的價值與意義是動態的，不是理論思維下的產物，而是在審美對象（作品）完整又唯一的實現中（作者寫下作品），也在研究者或讀者的參與中，都會形成的完整又唯一的行為。這樣一來，價值才會對這完整又唯一的行為呈現意義。因此，對舊禮儀派文學的態度應是：不論你是站在「舊」、「新」或是外圍，作者的與神溝通交往之經驗和信仰告白，都希望有個體的參與並得到回應，進而獲得重要的意義。因為舊禮儀派文學作品，不僅是要來認識上帝（基督教文學的首要任務），也要教諭培養基督教對生命的態度，也就是擔負起自己生命靈魂拯救的責任。所以必須是一個參與性的行為，參與自己人生命運的行為。¹⁷

（四）作品類型

舊禮儀派文學作品如同古俄文學一般，其作品類型也相當繁多，有各式各樣的表現手法，雖然在不同時代下有不同的關切主題，¹⁸但重要的是基督信仰的思想皆貫穿其中。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論辯性的文章（полемическое сочинение）、問答集（ответы）、聖人傳記（житие）與個人自傳（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書信（послание）與呈文（челобитная）、對談與宣教（бесед-проповедь）和歷史小說（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овесть）與編年史（летопись）等。隨著時代演進，舊禮儀派文學也從十七世紀到現代有所不同的呈現，就以自傳式的作品為例：十七世紀舊禮儀派文學的代表作品是索洛韋茲基修道院的修士葉皮凡尼（Епифание）以及司祭長阿瓦庫姆的聖人傳記。通常研究者會注意到作品中文藝上的優點，而這些特點確實也在其中，但作者使用來影響讀者的人生態度，精神與道德的啟發應該才是重點。兩人的傳記都幫助我們重建那因人生艱困而失去信靠至高者幫忙的信仰，他們以自己的生活為典範，指出人類生命的意義。在第一代的舊禮儀派文學，保留了如何在短暫人世間為永恆生命做準備之敘述方式的結構性原則，並在基

¹⁷Бахтина О.Н.,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традици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слова*. с.237.

¹⁸巴羅茲金（Бороздин А.К.）在研究舊禮儀派文學的特點時便強調：這是具有論辯性的文學，它的目的是要揭發尼康的教會與證明舊信仰的真理。此外，這種文學也應當解決發生在舊禮儀派信徒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種種問題，例如神職人員的問題、婚姻的問題、儀式的問題，以及是否為沙皇祈禱等等，如杰尼索夫所編的《北方沿海派問答集》（«Поморские ответы»）。參閱 Бахтина О.Н.,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традици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слова*. с.25

督信仰教誨的基礎上，希冀信徒的高道德生活。十八至十九世紀的舊禮儀派文學作家彼得 普羅科匹耶夫(Петр Прокопьев)和伊凡 菲利波夫(Иван Филиппов)也留下了豐富的精神遺產。在簡單的語句中，對讀者帶來不只是理智上，更是心靈上的力量。在他們的文章中總是寫下了人們和至高力量的精神交談，以及至高者對那些追求真理的悔罪者展現的無限仁慈。到了二十世紀，在基林(Килин А.К.)、格拉西莫夫(Герасимов А.)和諾索夫(Носов С.А.)的作品中，仍看到他們以自己的生命歷程，對後輩的諄諄教誨。他們哀痛當代失去了對上帝的信仰，並解釋原因和以身作則地重回信仰。他們建構了一個文字的精神空間，在這空間中與「聖言」對話並要求面對抉擇，到底誰才是對的？是那選擇無神論的，亦或是回到先人的信仰的人？他們將自己的經驗結合了眾所知悉的傳統基督教訓誨的方式，不僅使讀者感到親近，易於理解，更因作者們所受的折磨痛苦，引發共鳴與同情。¹⁹

二、舊禮儀派文學的特色

從舊禮儀派文學所具有的意義和所呈顯的價值，至少可以歸結出下列有關舊禮儀派文學的特色，它是信仰與生活結合的作品（宗教性）是有教諭性(дидатичность)以及時論性(публицистичность или полемичность)的作品。當然，在作品中，這三個特性會有不同的強調程度，必須根據作者所想表達的主題與思想來決定。

（一）信仰與生活合一的作品

舊禮儀派文學是在信徒依照耶穌基督的教誨的生活紀錄，因為舊禮儀派的生活，是信仰與生活的結合。就如同司祭長阿瓦庫姆，在生命中感受到自己是一位先知，一個門徒，就像保羅一樣，有著傳揚基督教誨的使命，要帶給世俗的人們基督的訊息，並且為信仰受苦與經歷折磨，最後死在火焰中。因此，個人的存在是與信仰密切合一且無法分離的，而個人在世界中是一動態的參與（追尋並認識至高者），不斷地且有責任地回應世界，一

¹⁹Бахтина О.Н.,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традици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слова*. с.241-242.

個必須屬於基督信仰的世界。倘若世界背離了基督的訓誨，舊禮儀派信徒是有責任起來勸勉大家走向正途的。因此，從個人內在來描寫這種思想、言語和行動都受信仰支配而寫成的作品，就具有自我告白或是自我信仰宣告的形式。此外，在舊禮儀派文學中沒有藝術性文學的性質與人物，因為它本質上就不是藝術性的。或許在其中會出現藝術性的描寫，心理分析，以及情節架構的安排，但這並不是最重要的。²⁰最重要的是，要讓讀者看到他們虔信生活的精神與為信仰奮戰的態度。

（二）教諭性

既然舊禮儀派文學是與宗教密切相關，那麼基督信仰文學中，帶著訓誨眾人的目的便不可或缺。學者金可娃(Димкова Н.С)分析阿瓦庫姆傳記，發現阿瓦庫姆所注重的是人們道德的形成。在其傳記的言語中，時時刻刻表現對後輩關切的教誨，教諭他們走真理的道路、關心靈魂的得救與永遠的生命。²¹研究舊禮儀派文學有卓越貢獻的學者羅賓森(Робинсон А. Н.)，在 1958 年首次以阿瓦庫姆和葉皮凡尼的傳記為例，嘗試對舊禮儀派文學的特點作些定義。他仔細地研究了舊禮儀派作家（阿瓦庫姆作品為主）作品中，基督教使徒行傳的傳統與世代交替時期文學新現象的相互影響，並指出阿瓦庫姆是用舊的傳統的基礎來建構自己的自傳與信仰宣告。換句話說，這兩位舊禮儀派文學的作家，都將自己自傳性的作品結合了教諭性的特色，在聖人傳記的架構下，說明自己日常生活對信仰的態度。這種結合道德說教的自傳性作品，通常會表現出「善」與「惡」的對立，在葉皮凡尼的作品中，是上帝與魔鬼力量的對抗，與魔鬼征戰；而在阿瓦庫姆的作品中，則是與受魔鬼控制的人的鬥爭。上述作品中也常有一些神奇現象的描寫，事實上是作者透過藝術形式來表現現實的教諭性，²²為了加強信徒對舊信仰的不懷疑並勇於為信仰犧牲生命。本論文所探討之諾索夫的《異象》便是教諭性極強的作品，說明了「世俗的罪惡」與「善的道路」的分立。

²⁰Там же. с.143.

²¹Там же. с.32.

²²Там же. с.35.

(三) 時論性

舊禮儀派文學不僅對內部的信仰團體的教諭，也時常表現於對外（向政府教會，或教派間）宣稱自己所屬教派的純正性，使得作品也富有時論性的特色。1980年由普魯次可夫(Пруцков Н.И.主編)的四冊文學史中提到，十六世紀的古俄文學中的時論性作品，並描述這些作品所具有的特點：「它們是面對反對者的論辯性文章，以及堅持某種政治與意識型態上的立場。」²³研究者依蓮歐斯卡雅(Елеонская А.С.)在《十七世紀後半的俄羅斯時論性作品》(«Русская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VII века»)中對舊禮儀派文學的時論性特點作了一些說明：古俄時期的時論性作品大部分是依據中古時期宗教象徵思維(религиозно-символ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的特點來發展，而這也是古俄文學與舊禮儀派文學的一個重要前提。

這種宗教象徵思維源自聖經與祖先傳統（教會傳統）的教導，並以此作為標準來評斷社會中所發生的事件。依蓮歐斯卡雅認為書信與公務性的作品（如呈文）可以視為舊禮儀派文學時論性作品的典型體裁，特別是書信。因為在十七世紀後期充分發展的書信體裁是用來影響收信者的思想。²⁴史料學者布柏諾夫(Бубнов Н.Ю.)在研究十七世紀舊禮儀派史料時，也對舊禮儀派文學提出看法：他認為當時最早出現的舊禮儀文學是時論性作品。因為舊禮儀派作家，創造屬於自己階級的文學，與當時的宮廷貴族的文化相抗衡，而且他們的作品也同時是農民階級精神道德的指標。²⁵顯然，布柏諾夫用了社會階級的角度分析了舊禮儀派文學，因為舊禮儀派組成的份子大部分是社會中下層，打壓他們的是政府教會與國家政權，但是，一種堅持不與反基督王國妥協的信仰精神，在捍衛真理信仰的下層百姓中，也有舉足輕重的力量。舊禮儀派的時論性作品早期如神父費道爾 伊凡諾夫(Федор Иванов)所著的《東正教問答》(«Ответ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是宗教分裂初期舊禮儀派揭露尼康教改錯誤的教義論辯性質的文章

²³Пруцков Н.И., (Гл.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4-х т., Т.1.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80, с.274.

²⁴Бахтина О.Н.,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традици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слова*. с.38-39.

²⁵Там же.

(догматико-полюемическое сочинение),²⁶或是二十世紀雲遊派為自己的信仰教義的辯護，由一信徒瓦西里 瓦西里耶維奇(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主編的《集錦》(«Цветника»)。²⁷

三、舊禮儀派文學的研究，以阿瓦庫姆的作品²⁸為例

以往對於舊禮儀派文學的研究，在文學研究的領域中並非主流，而且這類研究多是歷史學家與神學家在分析宗教分裂的原因與教義上的辯護。直到二十世紀才有對舊禮儀派文學資料進一步的收集，而主要是在文獻學上有較多的貢獻。這些研究舊禮儀派文學的重要據點主要集中在聖彼得堡、新西伯利亞、莫斯科等地區。在蘇聯時期，對舊禮儀派文學的研究也只允許對司祭長阿瓦庫姆的作品作分析。但是，與阿瓦庫姆相關的舊禮儀派作家也有機會受到注意，如葉皮凡尼、輔祭費道爾等。

阿瓦庫姆的作品是舊禮儀派文學中最廣受討論的，而他對以後的舊禮儀派文學的影響也相當重要，例如諾索夫就對阿瓦庫姆的著作相當熟悉。根據許多研究者、文學家、歷史學家和語言學家深入研究，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方面：(一)從美學思想方面(идейно-эстетическая сторона)的研究，主要是從語言的角度以及作品的藝術性來作分析；(二)以基督信仰的精神作品的角度。研究者通常在這兩方面都會論及，只是會在不同課題上有不同程度的重視。

(一) 思想美學方面

阿瓦庫姆在信仰上雖然是舊有傳統的維護者，但在作品上卻被認為是革新者。他打破聖人傳記的傳統，以往聖人傳記是在聖人死後，由後人加

²⁶см. Титова Л.В., “Основное дог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чинение идеологов раннего раскола”, Шиндина Б.А. (Сост. и ред.) *Куль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Руси в традициях Урало-Сибирского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а: Материалы Всерос. науч. конф.* с.84-90.

²⁷см. Дутчак Е.Е., “Полюемические традиции в староверии XX в.(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Цветника старообрядца-странника)”, Шиндина Б.А. (Сост. и ред.) *Куль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Руси в традициях Урало-Сибирского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а: Материалы Всерос. науч. конф.* с.167-176.

²⁸阿瓦庫姆的主要作品有：自傳、呈文、書信、《對談書》(«Книга бесед»)、《論證書》(«Книга толкований»)、和《永恆的福音書》(«Евангелие вечное»)

以紀錄描述而成的，但阿瓦庫姆卻在生前就為自己寫好了聖人傳記，並使聖人傳記添上了自傳的色彩。學者古德基(Гудзий Н.К.)便認為，革新者阿瓦庫姆首先表現在他將傳統的聖人傳記，以自己的修辭與個人的主題的模式加以改變而成了為信仰論戰的自傳，談論的是活生生的自己。²⁹

除了體裁的革新，有些研究者以作品的藝術性來研究後，認為阿瓦庫姆在語言的使用也有創新。著名古俄文學研究者李哈契夫(Лихачев Д.С.)以及語言學家維諾格拉多夫(Виноградов В.В)認為阿瓦庫姆以自己獨特的象徵語言，來表達出自己的信仰與使命。學者羅賓森對一些，只針對作品的藝術性來研究而大大減低對其作品宗教層面的理解提出批評：以藝術性或文學性作為批評根本的研究者認為，阿瓦庫姆使用教會斯拉夫文是為了保有美學功能上的古老色彩，而不使用「俄文—教會斯拉夫文」，代之以自己的通俗用語，是故事性敘述的藝術根本。並將阿瓦庫姆宣教的意圖被推斷為只是自傳中的裝飾元素，而為上帝事業(дело божие)與魔鬼奮戰的主題成了敘述情節的心理動機。此外，在聖人傳記中有所規定的懺悔與認罪的部分，也被評為作者內在的獨白，也因此，奇異的思想隨著藝術性的看法，連同宗教層面的忽視而消失。³⁰這樣一來，反而使阿瓦庫姆變成了古俄時期，帶有革新氣息的文學家了。

(二) 基督信仰的精神作品

學者卡馬洛維奇(Комарович В.Л.)在十冊的俄國文學史中指出阿瓦庫姆作品的基本思想與主題：就是舊禮儀派信仰的思想，或是阿瓦庫姆所謂的「上帝的事」，並為它奮戰(“ дело божие ”, за которое шла борьба)；猶如一戰士同自己一生的波折奮戰的主題。³¹阿瓦庫姆的創作目的，是要將舊信仰的精神表達出來，為信仰作見證。他認為自己肩負了上帝使者與先知的使命，仿若上帝的手指。³²學者李哈切夫研究阿瓦庫姆的文學觀點卻

²⁹Бахтина О.Н.,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традици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слова*. с.26

³⁰Там же. с.36

³¹*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10 т., Т. 2, часть. 2,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48, с. 306.

³²Бахтина О.Н.,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традици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слова*. с. 26.

發現，作為舊禮儀派的首領和為信仰受苦難的殉道者，在生命即將終了時刻，留下豐富的精神食糧。在這過程中，真摯感(искренность чувств)對他而言是相當重要的角色，但這真摯感不是以文學的立場作為條件，而是以宣道者的基督信仰意圖為條件所呈現。因為他寫自傳，是為了以自己實實在在的生活事實來證明自己所言是真誠與實在。³³在舊禮儀派信徒的眼中，阿瓦庫姆不被視為一個文學家或作家，而是富有上帝使命的先知或是耶穌的門徒，他用自己的生命擔負了這個責任。

舊禮儀派文學，固然可以用藝術的角度來加以分析研究，但是筆者認為，舊禮儀派文學的本質就是體現基督信仰的生活與精神，從其具有的特點也清楚知道，它是與信仰息息相關的。假使不去探究貫穿其中的信仰精神，那對舊禮儀派文學研究將會有遺憾。

第二節 異象式體裁

異象式體裁在古俄文學或是舊禮儀派文學的作品中經常可見，如十七世紀初馬爾齊里澤列涅茲基的聖人傳記(Житие Мартирия Зеленецкого)、阿瓦庫姆的聖人傳記、葉皮凡尼的聖人傳記，乃至現今二十世紀格拉西莫夫(Герасимов А.)的作品《杜布切斯基隱修院的小說》(«Повесть о Дубческих скитах»)與諾索夫的《異象》皆有異象式體裁的運用，為達到宗教教諭的目的。³⁴因此本節就此一體裁的起源、在俄國文學的發展及其主要內容，做一簡要說明。

³³ см. Лихачев Д.С., *Избранные работы. Великое наследие; Смех в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Монографии; Заметки о русском.* в 3-х т. Т. 2,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7, с.314; Бахтина О.Н.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традици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слова.* с.33.

³⁴ Бахтина О.Н.,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традици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слова.* с.147,168,224.

一、異象式體裁的起源、在俄國文學中的發展與定義

(一) 起源

就起源上說來，異象式體裁是來源自夢境(сновидение)。在異象式體裁尚未作為一獨立的體裁前，含有奇異夢境內容的作品，隨處可見。例如在東方或古希臘羅馬文學中，諸神就常成為夢境的主角。當基督教成型後，這種夢境中的與神交通的形式漸漸影響異象式體裁的出現，因為不論是在夢境或異象中，通常要有一個人講述情節並解釋象徵寓意形象的意義。不過夢境與異象的分野在於異象中超越力量的主導性，擁有相當確實的神秘和神聖的力量，並給予預言或啟示。因此基督信仰中才藉著異象，宣傳其信仰思想並感動人民大眾。³⁵以阿爾謝尼(Арсений)的回憶錄、巴立欽的《傳說》(«Сказание» Полицына)和教會的《訓誡集》(«Пролог»)三部作品中談及大主教阿爾謝尼在面臨波蘭軍隊圍攻時，受到的痛苦折磨與夢境中來自「聖徒」的啟示為例，儘管三部著作利用這件異象的目的有所不同，但可以清楚知道異象與夢境的分別。

阿爾謝尼自己認為這夢境具有神秘力量的驅使，並非一般的夢境而已，故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讓這異象顯出特別神聖的地位。而《傳說》更認為這不是夢境，而是真實的神秘力量，借用阿爾謝尼的回憶錄，卻強調這位謝爾蓋聖三修道院聖徒的啟示，是他護佑了俄羅斯的土地，免於波蘭人的奴役。教會的《訓誡集》將這事件放在十月二十二日喀山無玷聖母(Просвятая Богородица Казанская)的慶典，宣揚了受了這異象鼓舞的俄國軍隊，抵禦了外侮，不只說明了得勝的原因，也達到了宣揚教義的宗教教諭性的目的。³⁶

³⁵Прокофьев Н.И., “Видение как жанр в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Вопросы стиля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имени В.И. Ленина, 1964. с.47-48

³⁶Там же. с. 49-50.

(二) 在俄國文學中的發展與定義

1. 發展

因為宗教的因素，使得在十二世紀以前，西方歐洲帶有異象的作品多半是用拉丁文寫成（除斯堪地那維亞半島），而之後才有各地方的語言。雖然異象式體裁與教會宣教的目標方向有密切關連，但是隨著時間的演變，異象式體裁的作者藉著那給予異象的超越者力量，宣傳自己的政治觀點或是打擊敵人，因此就使得含有異象的文章帶著迫切抨擊性，除了宗教教諭的功能外，異象式體裁也包含了現實社會政治的反映。例如 1667 年的宗教會議上，要藉由《普茲科夫的葉夫羅新的聖人傳記》（«Житие Евфросина Псковского»）中，聖母異象的權威，強調「兩次哈利路亞」（сугубая аллилуя）的必要性。這樣帶有宗教性質文學表現手法，也隨著基督信仰的傳播，在古俄文學的領域中演變發展。

從異象式體裁的起源與主要的為文目的看來，幾乎與宗教信仰脫不了關係。儘管有時為了達到政治、社會或經濟上的目的，但想藉由異象的神秘力量來說服讀者，異象的神聖性仍有重要的地位。後來隨著彼得大帝的西化，異象式體裁的宗教性便隨世俗文學的發展而降低甚至發生質變。它不再是一個獨立的體裁，只是文學表現的一個手段。例如從十八到二十世紀仍可看見有著異象式體裁的作品：杰爾札文（Державин Г.）的《穆爾扎的異象》（«Видение Мурзы»）、卡普尼斯特（Капнист В.В.）的《1812 年十月二十八日莫斯科城上哭泣的俄羅斯人的異象》（«Видение плачущего над Москвой Россиянина 1812 года октября 28 дня»）、巴鳩什科夫（Батюшков К.）的《在勒忒河³⁷岸的異象》（«Видение на берегах Леты»）、赫爾岑（Герцен А. И.）所編的《在倫敦俄國印刷場的自由證³⁸》（«Вольная русской типографии в Лондоне»）中的《教父孔德拉季的異象》（«Видение св. Отца Кондратия»）以及二十世紀象徵主義作家別雷（Белый А.）的《交響曲》（«Симфония»）等等。這些作品雖用了異象式體裁的手段，但已失去異象式

³⁷希臘神話中的冥河，又稱忘川，亡靈飲了忘川之水便失去了記憶。

³⁸舊俄時農奴主發給釋放了農奴的證件。

體裁最初帶有宗教訓誨的意義。目的卻是在反諷神職人員，或是對舊禮儀派信徒的嘲諷，反抗專制體制與反動勢力，或者是作為直覺的象徵手法，表達出有特色的反對反動的意圖。³⁹

2. 定義

學者克留切夫斯基(Ключевский В.О.)曾給予古俄文學中異象式體裁作品一些定義：這些作品在古俄文獻中保留下了相當多，並且在古俄的人們中留下特別的印象。含有異象的作品通常是帶著神秘境況，激動且揭發性宣講，說出那等待著或是將來臨的社會災難，提醒社會的悔改與淨化，是驚恐訝異的感覺與虔信上帝地激發想像的成果。⁴⁰

然而這樣的定義，如果要適用在對古俄文學中各式各樣異象式體裁的作品上，作為能決定是否歸為異象式體裁較寬泛的規則，可能會不太足夠並且無法使人信服。事實上，克留切夫斯基雖然一開頭便明指出異象的作品是激動的揭發性宣講，強調其教諭性和時論性的特徵，但並非所有帶有異象的作品都有如此激動的揭發性。再者，將含有異象的作品的功能限於預示社會災難的徵兆或是因著這些災難而來的呼求悔改，許多的作品確實是標示出了災難的來臨，但也有的作品是表達社會，民眾的喜悅。甚至有些作品只是提出當代一些重要的問題，藉由異象中的超越力量來給予方向。此外，還有一種「末世的異象」(эсхатологические видения)，這類作品是帶有基督信仰教導的目的，並描述個人死後，以及世界終結的景象，⁴¹而本論文探討的諾索夫所經歷的異象便屬此類。

普羅科菲耶夫(Прокофьев Н.И.)以混亂時期(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含有異象的作品為研究對象，在《古俄文學中的異象式體裁》一文中，認為異象式體裁是獨立的一種體裁，這種體裁在十七世紀大量的出現。異象式體裁作品在內容上或形式上，如在闡明主題的類型、情結架構、描寫形象的特質以及主要動機的重複和理論方法上，有一些固定的的特徵。因此他對異象

³⁹Прокофьев Н.И., “Видение как жанр в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с. 54-55.

⁴⁰Там же. с.37

⁴¹Там же. с.37-38.

式體裁作了以下定義：異象式的體裁是中古世紀文學中帶有鮮明時論傾向的傳奇敘述。在這體裁中，其實際的目的是要表述闡明人們與先驗世界的交往過程。此種形式不是僵化的，而是在有規範且動態的象徵化的形式下，有著充滿奧妙思想的豐富內容；這種與神秘力量交往，具有豐富內容的形式，就是異象式體裁。也正是透過這樣的體裁，對信仰彼岸世界力量的存在的經驗內容才能彰顯。那麼，這種文章乍看之下所描繪的對象是不實在的彼岸世界，但是彼岸世界的力量讓異象式體裁作者感到興趣的並非自己本身，更非只是在文藝上的表現，而像是藉此方法或手段，來提醒亦或是傳達並啟示某種的社會關係。⁴²

二、異象式體裁的主題、類型與結構

（一）主題

異象式體裁所涉及的主題相當廣泛，大至國家政府、教會生活、社會政治的描寫，小至家族個人的信仰經驗。例如有針對唱兩次或三次哈利路亞的教義性問題的意見：《有關普斯科夫的葉夫羅辛的敘述》中的異象（видение из «Повести о Ефросине Псковском»）；對聖像畫大師的景仰：《有關澤列諾荒漠開創者馬爾奇里耶的敘述》中的異象（видение из «Повести о Мартирии, основательнице Зеленой пустыни»）；神父對修道人的教誨：《長老對牧者有關異象的講述》（«Повесть о видении от старчества к пастырем»）；伊凡三世引起的諾夫哥羅德的貴族混亂：《索諾韋茲基修士傳》中的《佐西馬的異象》（«Видение Зосимы» из «Соловецкого патерика»）；以及農民起義時的階級鬥爭：《有關某個神職人員的異象敘述》（«Повесть о видении некому мужу духовну»）等等，可見主題是相當多元的。

（二）類型

雖然異象式體裁描寫的主題廣泛，但是闡述主題的文學手段或適合異

⁴²Там же. с.38-39. ; и см. Прокофьев Н.И., “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 и системе жанро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VI вв.”, *Литература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Вып.1, Москва, 1975. с.34

象式體裁藝術形象的類型卻沒有很多。普羅科菲耶夫大致將異象式體裁分為四種類型：1.個人的基督教神話；2.末世論類型；3.精靈魔鬼論類型；4.擁有象徵寓意意義的大自然現象。這四類在作品中常交互使用。⁴³

(三) 結構

學者潘切科(Панченко А.М.)研究十七世紀混亂時期含有異象的作品,⁴⁴也提出一些看法。他認為異象式體裁以廣義的來說,是宗教傳奇(религиозная легенда)表現出的多樣形式,而這個宗教傳奇通常是由有三個情節的結構:1.犯罪(прегрешение);2.懺悔與祈禱(покаяние и молитва);3.得救(спасение)。在混亂時期的異象作品中,第一個和第三個結構就被省略。以《有關某個神職人員的異象敘述》(«Повесть о видении некому мужу духовну»)為例,重點全在悔改的要求與祈禱。潘臣科認為,在許多異象作品中,除了發生異象的地點,參與異象的人,和一些細節的描寫有所不同,基本的三個情節結構是不變的。例如能見異象的人看見了耶穌基督或是聖母;為了得救常常會有命令必須守齋或是祈禱;更有具體地指示出如何行動:例如上帝會在等待明示的紙上留下是誰將統領國家等。⁴⁵

關於異象式體裁的結構安排,普羅科費耶夫將異象式的體裁劃歸為一類獨立的體裁,並提出了其基本結構:1.首先是看見異象者的祈禱與冥想,並在這之後彷彿進入了淺淺夢境(тонок сон);2.啟示給見到異象的人,出現了神奇的力量來解決某個問題或是呼召付諸行動;3.見到異象者的驚

⁴³Прокофьев Н.И., “Видение как жанр в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с.39-40

⁴⁴學者潘切科基本上是以司祭長齊連奇(протопоп Терентий)的《Повесть о видении некому мужу духовну》為主要研究對象,提出這類作品的法則。小說描寫1606年秋天,伊凡·博洛特尼科夫(Иван Болотников)起義來到莫斯科時,某位虔誠的信徒彷彿在淺淺夢境中所見的異象。在異象中,他看見聖母及聖人們向耶穌基督哀求寬恕那執迷罪惡的人們。藉著聖母的轉求,耶穌基督展現仁慈,願意寬恕人們,但告知信徒必須回以悔改守齋與祈禱。信徒便將所見異象告訴司祭長齊連奇,而他記錄下後寫成了這短篇小說。這部小說也強烈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狀,與對政府的期待。см. Прокофьев Н.И., “Видение как жанр в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с.43-45.; Пруцков Н.И. (Гл.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4-х т. Т.1.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80. с. 298.; Бахтина О.Н.,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традици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слова*. с.150.

⁴⁵Пруцков Н.И. (Гл.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299.

恐；4.啟示的涵意；5.要在人群中宣講啟示的命令。⁴⁶當然這是理想的結構模式，並非是一成不變。異象是體裁的作者會依照寫作的目的與強調重點的不同，會加以刪減或做些改變。

在異象式體裁中，有一個特別的地方，也就是看見異象者本身，他具有通篇架構上的意義，串連整個敘述。在文章中透過他，將其他的形象連結起來。這個形象不只是單純的敘述者，也是承蒙啟示的虔誠信者，訴說著事件的來龍去脈。因此，通常採取了數個故事的架構，這也成了異象式體裁的特色之一。

以輔祭費道爾給後輩馬克西姆的書信中的異象式體裁為例，書信中描寫三大主題：1.首先是關於索洛維茲基修道院失守的一連串異象的描述；2.接著是那跟隨尼康改革的信徒將遭受懲罰的異象；3.最後討論了1667年宗教會議，某個戍守克里姆林宮的戰士所見到的異象，說明沙皇與教會受到魔鬼的欺騙才會進行改革。費道爾基本上用了「個人基督教神話」、「精靈魔鬼」和「擁有象徵寓意意義的大自然現象」的類型來闡明上述的三大主題。每個異象的結構中，他特別強調有至高的力量來幫助他解決問題或者給予啟示，接著他會去解釋啟示的含意。有時候費道爾並沒有明確解釋所見異象的含意，留待讀者自己分辨，通常讀者能夠明白費道爾所要說明的事情（尼康追隨者的下場）。當然，費道爾看見異象後，也在人群中宣講，完成啟示給他的命令。費道爾在書信中應用了異象式體裁，除了表現了鮮明的時論方向，也回應了書信想達到的信仰宣告目的：讓舊禮儀派信徒和他們的反對者知道舊信仰才是真理所在，並揭發尼康宗教改革的錯誤，評斷了政府教會和沙皇政權都背叛了祖先的法統與傳統。⁴⁷

捍衛舊傳統的舊禮儀派，於二十世紀的今日仍保留了異象式體裁原初的功用與目的：作為中古世紀教諭性文學中的一種類型，具有宗教性與教諭性的異象式體裁的為文目的是要揭開人類的直接意識所無法理解的真

⁴⁶Прокофьев Н.И., “Видение как жанр в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с.40

⁴⁷Титова Л. В., “Роль “видений” в послании дьякона федора сыну максимуму”, *Сургут, Сибирь, Россия*,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1995. с.261-265.

理。⁴⁸這樣為文的目的與功用使得所有俄國舊禮儀派文學作家可以遵循異象式體裁來宣告他們的信仰：他們深信自己的舊信仰和古老傳統，支持有相同理念的同伴。舊禮儀派信徒在面臨人類智力無以決定的情形下，訴諸上帝的力量，請求給予徵兆，以確定自己是否走在正確的道路上。⁴⁹因此，不論在形式或內容上多樣的異象式體裁，都會在其他體裁的舊禮儀派文學作品上出現，如聖人傳記、呈文或是書信等等，來增加其宗教性與教諭性的功用。

第三節 諾索夫的生平與作品

一、平凡中帶神奇的一生

諾索夫(Носов С.А.)出生於1902年匹茲瑪河⁵⁰(р.Пижда)上的札格利沃奇村(д. Загивочная)，一個農獵出身的家庭。他的父親盧基奇 阿菲納戈諾索夫(Лукич Афиноген Носов)曾長時間服務於軍旅，並死於林木採伐，那時諾索夫才十歲。他的母親瑪特蓮娜 米哈依爾羅夫娜(Матрена Михайловна)是烏斯季齊列姆人(с. Усть-Цильма)，擅於閱讀古書，並教導自己的小孩閱讀。他的父母生了四個小孩，但存活下來的只剩諾索夫和他的弟弟葉利菲爾(Елифер)。

由於母親年事已高，急於希望長子諾索夫能早些成婚，諾索夫十七歲時便順從母意結了婚。1924年，他二十二歲，已經有四個小孩。因為家中人口變多，不得不想辦法解決生計問題。於是，諾索夫一家搬到了克利斯托夫卡村(д. Крестовка)，因為聽朋友說那裡有空曠的草原，他們估量，可以獲得一些割草場。所以與弟弟商量取得其同意後，便將財產留給弟弟，離開母親和家鄉。一開始在新的地方生活很艱困，大家都很賣力又辛苦地工作著，不允許自己有一天休息。到了二十九歲，經濟情況有大幅改善，購買了供養牲畜和存放飼料的必要裝備，並擁有六頭牛、兩匹馬、一隻小

⁴⁸ Ярхо Б. И., “Из книг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е латинские видения»”, *Восток-запад.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ереводы. Публикации.* вып. 4. Москва, 1989. с.21.

⁴⁹Титова Л. В., “Роль “видений” в послании дьякона федора сыну максиму”, с.259

⁵⁰為伯朝拉河的支流，位於科米共和國(Республик Коми)境內。

牲口，和六個的孩子。然而順利的時間並不長，三十二歲的那年春天，集體化運動擴展到了伯朝拉河。在集體農場中，牲口不得不從原來的數目減半，因為只剩下一半的存糧足夠讓牲口過冬，此外還得盡全力不休息地從森林裡找飼料來維持所有牲口。在這時候，諾索夫失去了自己的產業，並且搬遷到位於離納里揚馬爾城(г. Нарьян-Мар)不遠處的馬卡羅沃(Макарово)，在那裡當會計直到1942年參戰為止。二次大戰時，在列寧格勒近郊服役，因為受傷而退役，返鄉而搬到了納里揚馬爾。1965年他又在再搬到了布加耶沃河(р. Бугаево)的中上游，在那尋獵、捕魚和從事農耕，直到他1981年辭世為止。從離家到安定，諾索夫漂泊四十年的日子，在這期間曾經喪偶，經歷過許多的阻礙，因為輾轉不定的生活，也奪走了他的健康。諾索夫回憶這段人生，在作品《異象》的序言中，便道出了感慨：「並不是一切都過的順利而且愉快。有句俗語說：生命不是簡單地如走過一片草原，漫長的歲月中，將會經歷一切事物；又說：每個人的幸福是自己掌控的，但並非全如人意。就以我來說，想想在克利斯托夫卡的日子，我付出的努力很多，而且也得到一些成果，卻不知道夜晚的安寧，從二十三歲到二十九歲沒有一天休息，這些年過後，所有一切就像被火燒光一般。」

正如諾索夫在自己筆記中提到，五〇年代以前，他過著與一般人相同的平凡生活方式，和一般人一樣地著迷現代的遊戲、樂曲和其他的娛樂，而忘掉了古老舊有的文化。對宗教沒多大注意，對宗教問題也全然沒有興趣。他喜歡閱讀古典及現代文學，在三〇年代他甚至閱讀無神論的出版物，例如雜誌《無神者》(«Безбожник»)；還積極的參加文化活動：定期欣賞所有新的電影、到鄰村出席音樂會、參加執行揭發神職人員與貪財的人(кулак)的表演活動(如戲劇(пьеса))，並擁有電唱機等等。

在1955年冬天，有很多人看到發生在諾索夫身上的神妙的事情。當時，五十三歲的諾索夫患了醫生也束手無策的嚴重神經系統疾病，發病時，他看到了許許多多至高者所啟示他的種種異象。但是病後痊癒，過一段時間卻又陷入了病苦，如此再次重複，在時間上都巧合地像有力量在操控著。於是諾索夫就思索，在許多的異象中究竟要告訴他什麼：為什麼會再一次陷於病痛呢？他開始燒掉了放在兩個書櫃所有的現代書籍，賣了櫃子和一些華美的衣服，毀掉唱機、唱盤，以後才感到稍微的舒服。想起了於異象

中因為收音機電線引起的疼痛，又砸毀了收音機，摘去電線，之後心臟就停止痙攣，剩下的只是因為風濕而感到的痛。諾索夫經歷了在他一生中相當奇妙的事件：在異象中他看見了死亡、接受罪過的審判並被懲罰前去冰冷的地獄，在那裡飽受折磨，他只有不斷地呼求天父的仁慈與憐憫，讓他有機會自新，能夠脫離這些罪罰。⁵¹

諾索夫在納里揚馬爾經歷了這些奇異事件之後，重新思索面對自己的人生，仔細思考祖先們留下來的傳統，終於回歸到舊禮儀派信仰。但是，那個時後在伯朝拉已經沒有人可以協助他理解彌撒儀式的理論與實踐，以及與神學有關的問題。為了喚回大家對真正信仰的重視，並教導後輩如何度過此世的生活，使自己成為伯朝拉舊禮儀派的作家和傳道者。他認為自己經歷的神秘經驗是上帝對罪過的提醒與懲罰，並對這個「帶著懲罰而殷切呼召迷途罪人重回信仰」的主題進行思索，而詳細地寫在其自傳性筆記《異象》和許多私人的書信中。

二、教誨眾人的精神作品

從五〇年代中期起到他去世為止，諾索夫從事宗教教育的活動超過了二十年。在虛弱的身子允許下，他盡其所能地積極學習宗教文學，收集了不少的舊禮儀派文學，勤奮學習寫作並且抄寫同鄉的舊禮儀派信徒們日常使用的文章。在他去世後，留下了一些禮儀和其他精神遺產的文章、以及大量和教徒兄弟們之間的書信。我們由諾索夫所編二十二份選集的內容可以看到，除了禮儀文章外，聖經的歷史記載、基督教歷史的問題、俄羅斯教會及分裂史和舊禮儀派思想家的傳記，也一樣吸引諾索夫，包括司祭長阿瓦庫姆和他的戰友們的傳記。進而他更成為當代伯朝拉地區保留手寫傳統的抄寫人和作家。⁵²

⁵¹有關諾索夫的生平，請參閱 Мелихов М.В., “Печорский книжник XX в. С.А.Носов и его эпистоля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Мир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а*. с.73-74.; Мелихов М.В., “Видения печорского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ого писателя С.А.Носова”, *АРТ*, Сыктывкар, 1998, с.126-130.

⁵² Мелихов М.В., “Видения печорского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ого писателя С.А.Носова”, с.127.

（一）書信

從 1963 年到 1981 年，在諾索夫六十一歲到七十九歲死時的人生後期，陸陸續續與朋友和其追隨者歐斯達梭夫(Осташов Е.И.)有書信往來，現今在瑟克特夫卡爾(г. Сыктывкар)保存了近百封用鋼筆、鉛筆或者是原子筆書寫的書信，篇幅由一張到數頁，有些書信的上頭頁角還裝訂起來，留有作者的註記。書信的內容很廣：關於基督教教義的家庭日常生活描寫，倫理道德，婚姻，書籍的角色與意義等等。書信的開頭與結尾大部分都有一定的格式，開始的問候詞與結束時的請求原諒。⁵³在與歐斯達梭夫的通信中，諾索夫常常是老師的角色，回答歐斯達梭夫所提出有關教義的問題。例如有關悔改的重要性：在第一封書信（1963 年 12 月 9 日）中，他套用聖經厄則克耳先知書（以西結書）著名的引言：「上帝不想罪人死亡，而是來免除人們自己的罪過。」⁵⁴諾索夫在這裡想表達出天父對他這樣一個徹頭徹尾的罪人，是多麼的仁慈與充滿寬恕。因此在經歷異象之後，不得不執起筆來，喚起同鄉回到真正的信仰並關切他們靈魂的得救，因為罪人悔改就能拯救自己的靈魂。

諾索夫的書信通常有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份在篇幅上不多，通常談有關當時的日常生活問題和村子裡的新事物。第二部分占較多篇幅，其中有諾索夫回答來信者的問題，教導他各種神學上的問題，分享閱讀書籍後的感想，和對引自聖經的許多故事再次重述。第三部分則是有特色的附註，是依照主題分類的出版書籍細目，有時這些附註還比書信的內容更花諾索夫的心力，一些已經出版的書名上，還用紅筆標記。諾索夫通常會要求索回這些附註，主要是因為他沒有備份，加上接下來出版的書需要這些細目。有時候，在附註的地方，諾索夫會說說自己的生活情況。例如在 1970 年 12 月 7 日的信中，他就告知收信者自己妻子過世的消息。文體十分簡單，敘述也相當簡鍊，只有告知妻子死亡的地點及時間，還有喪葬的事宜。

⁵³開始如，Многоуважаемый друг Ефим Иванович, получил я твое письмо....，和結尾的...С тем простите меня, грешного, вас Бог простит.

⁵⁴厄則克爾先知書三十三章 22 節：上主的手臨於我，開了我的口；及至他早晨來到我這裡以前，我的口已開了，我不再作啞巴。天主教思高本聖經，頁 1363。

根據體裁原則，諾索夫的書信可分成幾種類型：(一)囑咐遺物與自己收藏的書籍的分配；(二)神學問題的回答；(三)教誨訓示的書信。第一類的書信中，諾索夫交代歐斯達梭夫如何處理他所收藏的書籍，如同是諾索夫的遺囑證人一般。也說明了書籍的原始擁有者，並如何傳到他手中，最後想留給哪些親人朋友。因為他希望不是只有一個人可以認識到書中的教誨，而是全部的人，特別是在這世界的末期，都能知道書中所寫的有關靈魂的拯救。此外，還將自己手中的遺物留給親友小孩，讓他們能睹物思人，憶起對他們的諄諄教誨。

在第二類的書信中，我們不難發現諾索夫閱讀過許多書籍，研究過教父們的文章，知道聖經的典故和禮儀的規定。諾索夫認為決定那個儀式是正確的，唯一的淵源應該是儀式書上所記載的，而不是因各地的舊禮儀派信徒而形成的實際儀式，諾索夫不止一次認為這些儀式是遠離正統的「異端」。他總是在書中去尋找那些引他興趣的問題的答案。要是遇到了無法解決的問題時，諾索夫仍會以聖經的教導為準則，做出適當的決定。此外，個性溫和冷靜的諾索夫，在與意見相左的對立者爭辯時，不改其沈穩的基調。

為了增加自己訓誨的份量，諾索夫在第三類的書信中引用了聖經或是轉述個別的訓示故事。因此便常在這些書信中發現援引訓誨集或是聖人的傳記的的註解，而諾索夫則經常採用阿瓦庫姆的聖人傳記做例子，來討論不同的主題。在1965年5月10日的信中，諾索夫為了向收信者證明自己的意見，強調克服肉體與靈魂罪惡慾望的必要性，他就舉了阿瓦庫姆傳記的兩個例子：一是阿瓦庫姆一次在向一個淫婦宣講時，對她起了邪念，而他便將手伸向了燭火三次，使火燒燙自己，便戰勝了不好的慾念；⁵⁵另一次在在處理紛爭時，自己不公正地生了氣，隨後他便要求他人對自己鞭打五次，來恢復公正之心。⁵⁶至於要對付肉體的慾望，諾索夫堅持以祈禱和齋戒，就像許多聖徒都刻苦自己，以達成聖的境地。

⁵⁵ *Житие протопопа Аввакума, им самим написанное, и другие его сочинения.* Москва: ГЕРРА-Книжный клуб, 2001. с.11

⁵⁶ Там же. с. 54-55

諾索夫的宣教能力與傾向展現到淋漓盡致是 1977 年 11 月 25 日寫給歐斯達梭夫的信。信中有個主題：「忘了父親與祖父信仰的都爾金重回舊禮儀派的可能性」(возможности возвратиться к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у забывшего о вере отцов и дедов некоего С.А.Дуркина)。諾索夫建議弟子歐斯達梭夫應當相當謹慎和溫和客氣地對待此人。我們在此看到了諾索夫對待這個素昧平生的人採取的自然又和諧的態度，因為重要的是，應該幫助每個人能選擇正確的道路並從迷途終將他救回。因為不論在義人身上或不義的人身上，都同受太陽照耀或是雨水降霖，我們也應該對信徒與不信的人付出同等的愛。為了喚醒都爾金對東正教和舊信仰的尊重，諾索夫又加上自己的註解，並且簡短敘述了阿瓦庫姆的傳記，好讓這些有力的證據與論辯來說服都爾金。此外，因尼康而受苦的人超過了數萬人，在匹茲瑪被火燒死的就有百人，還有在索洛韋茲基受苦難的五百多人，他們都是為了耶穌基督的名字而受折磨。諾索夫的訓誨雖不能說是具有原創性，因為他大部分都引用有名的聖人傳記或訓誨文章。但是諾索夫不是單純的引用，一定會經過自己的思索和使用實證的材料，用自己自由的轉述，使引言再現有意義的教導。⁵⁷

（二）神秘經驗的《異象》

本論文的主要研究對象是諾索夫所寫的《異象》，共有十九篇，從其書信和 代序 中可以確定寫作的時間是在 1967 年。《異象》中各篇幅不等，從數行到數頁都有。《異象》各篇文章透過主人翁（諾索夫自己）的形象、主人翁和所有罪人害怕的末世審判、經歷各種苦難的緣由及特別的情景說明，構成從一篇文章到另一篇的過度，由前一個異象接連到另一個異象。基本上，諾索夫敘述所經歷的異象，從發生到結束，在時間的排序上，是順其所見到的異象。但有時也插入以前曾經發生事實的說明，如 故鄉的大洪水、 關於雅瓦島 等。首先是 死神的異象，讓諾索夫面臨自己生命的危機，之後便是奇怪的生病，被人送到林木工廠的醫院，在那裡便繼續經歷到許多異象。在林木工廠的異象 中，上帝要諾索夫準備末世，也展示給他世界的終結不久將至。接下來 門的異象 中是善與惡的抉擇，

⁵⁷有關諾索夫的書信著作參閱 М.В.Мелихов., “Печорский книжник XX в. С.А.Носов и его эпистоля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Мир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а*. с.75-80.

以及 在冰原上、在 文獻的異象，上帝告知並讓作者體驗罪惡的下場與懲罰。在冰冷地獄的審判和定罪 接受審判與地獄之苦，以及 在雅瓦島 的悔改與補贖。從 在海之底 到 在空中的空間 各篇，說明了什麼樣的罪過有什麼樣的懲罰，但最終也賴上帝的仁慈，諾索夫重回人間。

整體而言，《異象》的情節建構相當傳統：每篇異象中，主要分成 1. 起始、2. 主要部分：a. 發生在彼岸的世界的奇妙事件、b. 描述罪人的刑罰、3. 最後以勸諭來作結。但是，構成《異象》作品的內容則是源自作者本身的經驗。整體而言，《異象》的架構是依照傳統建立起來，也就是所謂的異象式體裁；而內容則以自身在彼岸世界(потусторонний мир)所發生之極其有力並讓人信服的事件景象為主。

《異象》的描述是由文章中的主角從某個特定的地點出發，進行與另一世界的接觸，完成旅行，並接受最後的審判。這個地點可能是在自家的房間，醫院的病房（諾索夫所說的「斗室」(камера)），或是在 空中的空間（“В небесн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諾索夫用以形容之神秘的彼岸世界，而且有時候伴隨細節的描寫。在這些特定的時空裡，主角和「至高者」進行對話，兩個對話的角色皆是鮮明的個體：「至高者」既嚴厲又譏諷，對罪人身份的諾索夫同時表現出其慈悲與嚴厲。經歷此過程的諾索夫在身體上和心靈上皆無比軟弱，顯然，他在多數的刑罰中表現出的可憐和無助，應該是引起了讀者的同苦同難。在《異象》各篇章中也有許多悔過罪人請求赦免的勸諭話語，而這些概念正是反映出舊禮儀派文學的教諭性。諾索夫相信，世界終結的啟示預言和末世審判將會應驗，《異象》的寫成就是希望，透過作者親身經歷的個人末世事件的事實來證明，這最後的時刻(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將在不久的未來出現。⁵⁸

三、諾索夫《異象》的結構分析

依據上一節所述之普羅科菲耶夫對異象式體裁的看法，我們進一步從形式上對諾索夫的《異象》作分析。基本上，諾索夫的《異象》是運用了

⁵⁸ см. Мелихов М.В., “Видения печорского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ого писателя С.А.Носова”, АРТ, Сыктывкар, 1998. с.127.

個人的基督教神話與末世論類型來闡述其《異象》的主題—罪過的懲罰與殷切呼召迷途罪人重回信仰。本論文第五章第一節將就末世論文學的角度，就內容而言，對《異象》作分析。在諾索夫的許多異象中，也包括了學者潘臣科所提出的情節架構：犯罪、懺悔與祈禱、得救。由於至高者展示給諾索夫先前的罪過，並使他因這些罪過而受到折磨，在痛苦中，可以看到諾索夫的後悔與祈求救援，而在慈悲上帝的帶領下，最終得以獲致拯救。（參閱 在林木工廠的異象、在冰原上、文獻的異象、在冰冷地獄的審判和定罪 等。）也有些異象中，只描繪了諾索夫認清了自己的罪過。（參閱 關於巧克力、在折磨的管子 等）

若根據普羅科菲耶夫分析異象式體裁而作出的五個基本結構分析諾索夫的異象，以下將試圖視整個作品為一個大異象，以及單篇 又見死神的異象 為例來作分析。雖然在整部異象中包含許多個別的異象，而個別的異象在結構上，有些包含了全部的基本結構，但有的並沒有，主要是依照異象中所要強調的重點是什麼而定。

（一）整部《異象》

1.首先是看見異象者的祈禱與冥想，並在這之後彷彿進入了淺淺夢境

對諾索夫而言雖然沒有經過祈禱或冥想，經歷異象的開始也是夜間夢境的特殊境況。但這又不像夢境一般，是很真實的感受。

建築工地辛勞的工作後，一如往常的作夢，沒有任何念頭，只是生活和工作。透過夢境我感覺有某人觸碰了我，我想看清這可怕的景象，確認這是不是夢？不是！不用懷疑，這是事實 死神的異象

2.接下來啟示給見到異象的人，出現了神奇的力量來解決某個問題或是呼召付諸行動

顯然地，「至高者」讓諾索夫經歷異象是要知道自己的過犯，並要他

在自己的末世事件上做出抉擇，並希望他重新回到祖先們的信仰。然而在一個接著一個的異象中，「至高者」一次又一次地指引方向，讓他明瞭上帝所要他知道的事情，並要他懺悔自己所犯下的罪過加以補贖。在異象的一開始，死神造訪了諾索夫，要他準備好接受自己的末世事件。在 門的異象 中讓他知道選擇罪惡的下場，是永無止盡的黑暗。

聲音答說：「你生命的時間已經結束，依原則是如經上所說的賞罰：『每個人都照他所做：種什麼因就得什麼果。』請摘取你所做的後果吧！」 聲音清晰地輕聲說：「罪過由悔改和善事補贖 在林木工廠的異象

門升得高高地，黑暗的門慢慢關起，並將我吸入無法透視的黑暗中。我明白了我的錯誤，但為時已晚，已經無法更正。

門的異象

3. 見到異象者的驚恐

諾索夫後來向上帝請求悔改的機會，去雅瓦島(о. Ява)延長生命並找到在指示中上帝要他尋找的書籍和自己早年的著作。在異象中我們也見到了諾索夫的驚恐，因為在經驗異象之初，諾索夫並不瞭解許多異象所帶來的啟示，又因上帝讓他為了罪過的緣故而受到的折磨是如此的痛苦，自然使得諾索夫十分不安和害怕。

在看到門上雜誌的異象後，我向庶務主任呼喊：「不要留下我一個人！我看到在我身上有不好的事。」 看著都害怕，連手都不敢去碰觸，怎麼可能用舌頭去熄滅？我因為害怕而發冷，不敢說話。 在林木工廠的異象

確實，在我面前我看到一朵不大的花長在類似柏油路的地上。因此我訝異，花竟不長在濕潤的土地上。 門的異象

我害怕得無法忍受：怎能將自己的舌頭掛上鉤子，並吊在鉤

子上？ 文獻的異象

4. 啟示的涵意

隨著經歷一個個的異象後，諾索夫漸漸明白為什麼會有這些折磨以及上帝對他的啟示與召喚，就是要為過去所犯下罪過，付出代價的時刻了。

房子中間立著一個大車輪，它的高度超過了天花板，在輪子上密密麻麻的有像小輪子的齒，在每個齒上掛著小掛鉤，就好像在商店掛著肉做展示的鉤子。聲音問我：「你承認從你舌頭出來的誹謗嗎？」我就說道：「我的上帝，你一切都知，怎能不承認呢？」於是又說：「假如你是誹謗者，為自己選一個小掛鉤吧！」 文獻的異象

出現傾聽我祈求的回答聲音：「假如在你生命中珍惜自己的兔子尾巴，那麼你就可以在這裡找的藏身之處。」 所以，我漂泊在這冰原上是有緣由地，因為我沒有停止刮鬍子，所以無法為自己找到小小的避難所。 在冰原上

5. 要在人群中宣講啟示的命令

經歷異象多年後，諾索夫並沒忘了上帝對他的啟示，願意為這異象作證，呼喚罪人能夠回頭，關切靈魂的得救。

所以我要對你們的呼召，並且建議你們對此事應當留心注意，就是發生在 1955 年，我生命轉折時期事情。 雖然事情過了十二年，而記憶中卻如昨天。所以我只有在數十頁中寫下我所見到的，希望讓你們和其他相信的人知道這事情。 代序

(二) 又見死神的異象

如同上述所提及，異象式體裁的五個基本結構會隨作者想強調的重點

而有所增刪。基本上，諾索夫在各篇異象的描寫，主要重視上帝與他的對談，對他的啟示與教誨，而他也從啟示中知道自己的罪過而懊悔受苦，驚恐中接受了上帝的指示。至於看見異象者先前的祈禱或冥思，主要在異象式體裁結構中作為「看見異象者」狀態的描寫。因此，在 又見死神的異象 中，諾索夫便簡單交代一下當時所處的狀況，那時諾索夫身在林木工廠醫院的一病房中。在此異象中，重點在於上帝要他明白靈魂的二次死亡，是象徵著永遠的痛苦，正義的人無須害怕死神的檢驗。但是一開始，諾索夫依舊心存疑懼，不敢接受檢驗。但是上帝的仁慈，最後也讓他有改正的機會，走上正義的道路。

聲音從上頭指示說：「準備吧！不要浪費時間：死神將會再來，檢驗你。假如你還沒改正，死神就會帶走你。但你不要害怕死神，死神對正義之人是安祥的。通常死亡就像閃電一般砍斷東西，但你不必害怕被砍斷，平心以對，就像綿羊在祭獻：經驗死亡對每一個人是上帝的法則。」 又見死神的異象

那時我思索地陷入恐懼：如何避開砍斷呢？但聲音因我的思索預示我說：「假如你不接受砍斷，那就當永遠畸形的人，於是我放下害怕，依著指示走到窗戶。不過當死神靠近，我又再次於驚恐中逃離窗邊。在那時候閃電閃現過窗戶，而我則站在門後。」 又見死神的異象

小 結

舊禮儀派文學的意義在於認識那神秘隱蔽的上帝，接受啟示與重回真理的光照下，並且在人群中要為這信仰作證，要固守堅強信徒的信德。而這正是舊禮儀派文學所內涵的東正教信仰之神秘性與保守性。因為信仰與生活結合的特色，反映了追尋那神秘的上帝並回應祂的召喚；而教諭性特色，反映了對內固守信徒的信德，時論性的特色，則是為捍衛信仰的不惜犧牲，兩特色表露了保守性對內與對外的兩個向度。因此，諾索夫以他的生命經驗寫成的《異象》，藉著象徵文字以及異象式體裁的運用，如何展露了東正教的神秘性與保守性，以下章節便逐一分析。